

王臨川全集

一
函十六冊

王臨川全集卷六十八

論議

夔說

舜命其臣而勅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眾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夔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勅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子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

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眾臣也非眾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旣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旣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皋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

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總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皐陶不能士益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眾臣也使舜不能用是眾臣則是眾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眾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

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畱而俟人鯀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尙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

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
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旣封而號者三
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
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
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
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
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
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旣聘而返
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
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
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

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於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旣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

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諸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

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已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已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已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已者

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
知己愛已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已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
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已者也今荀卿之
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卿之妄矣
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
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已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已
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
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
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言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已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已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已爲已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已其爲已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

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已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已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烏呼楊子知爲已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已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

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未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
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
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
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
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
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
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
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
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

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
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
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
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
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
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
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
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
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
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
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

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
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
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
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旣以
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
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
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
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
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

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